

## 守望乡愁

## 年味

◎周华

在每一个人心中，都镌刻着不少关于过年的故事。尤其是对于我们“六零”后而言，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对过年有着特别的期盼。

小时候，背得最多、最流利的童谣就与过年有关。

“红萝卜，蜜蜜甜，看到看到要过年，过年要吃啥，萝卜炖嘎嘎。”过年是喜庆的，“萝卜炖嘎嘎”，那可是当时过年的“佳肴”了。

从记事时开始，每年冬至一过，乡亲们就开始杀年猪，着手准备过年。杀年猪，听起来有点血腥的味道。于是，人们便把杀字改成了“宰”，其实单从字义上讲，两者并没有区别。不过，那年头宰年猪可是仅次于过年的事。那时宰年猪可不像现在这样简单，宰猪前得交税，扯税票，要办齐手续，才能取得宰年猪的资格。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缺粮、缺肉、缺油是最明显的时代烙印。在我们那个村子，好多人家连肚子都弄不圆，哪里还有余粮喂猪，让猪儿长膘就成了一种奢望，所以那时的年猪一般都非常“苗条”。

年猪本来就“苗条”，再加上要交倒补款、宴请亲朋好友，每年宰年猪后，母亲不得不忍痛卖掉半头猪。这样一来，家里能用来过年的猪肉就少了一大半。外婆年年都会用剩下的猪肉腌制一些腊肉、香肠，再从山上砍回柏树枝。伴着袅袅青烟，浓郁的腊肉香飘荡在山村，升腾成浓浓的年味。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对年的感知最初是从“春官”说春开始的。那是一个个年长的老者，他们会说四言八句，每年冬至后不久，就会走村串户，送上一幅幅雕版印刷的牧牛图，与牧牛图相配的是密密麻麻的日历。外婆收到日历后，就会将其贴在大门一侧的板壁上，每天在对应的日子画一个圈。那一个个圈，送走的是时光，留下的是期盼。

在故乡，乡民们习惯在腊月二十四祭灶。这一天，外婆会拿出在竹林捡来的笋壳，将其剪成梳篦形状，再配上五谷杂粮、火柴，备上香烛纸钱。相传，之所以配五谷杂粮和火柴，主要取五谷丰登、红红火火之意，目的是让灶王爷饱食人间烟火，好为百姓多说好话，祈求来年风调雨顺。那些梳篦则会变成坐骑，驮着灶王爷上天复命，直到除夕夜才重返人间。传说终究是传说，但一代代的乡民们还是坚守着这一习俗，期盼着风调雨顺的好年景。

## 贴春联

◎许海利

“穿新衣，吃水饺，贴春联”是从前过年最令人期盼的三件事。时至今日，想穿什么衣服，随时可以购买，吃水饺更是家常便饭，唯独贴春联作为一种习俗和习气，依然在渲染着过年的喜庆氛围。

过去，一进入腊月父亲就会跑到集市上，把烫金红纸、笔墨等买回家。别看他是个农民，学问也不高，却写的一手好字。平日里谁家遇到红白喜事，都会邀请父亲。每年过春节，乡里乡亲就会接二连三找父亲写春联。父亲从一大早开始写，一直要忙到晚上，额头上常挂着汗珠，手上、衣服常会被红纸染红，却精神抖擞，看不出丝毫的疲惫。

那时我常会跟着父亲忙前忙后，不是帮忙拉写春联的红纸，就是将写好的春联拿到旁边晾晒，看着父亲挥毫泼墨，三五分钟一副春联就写成了，非常羡慕佩服。那时过年，全村张贴的春联基本都

## 亲情年夜饭

◎杨力

春节万家期待，最有仪式感的莫过于家家户户的年夜饭，排场不重要，丰盛也其次，“团圆”却是每个人心心念念的情结。再忙也要放下手头的事情，再远也要去抢最挤的“春运”，目的只有一个，奔赴一场亲情年夜饭。

这不，离春节还有一小段时间，母亲就打来电话，询问今年的年夜饭如何安排。母亲的“召唤”总是让我们兄弟俩十分感慨，在外工作几十年，母亲的年夜饭，总是年复一年让我们充满期待。

小时候，日子还苦，但再苦的年夜饭也不能少了欢乐。放完炮仗回家，饭桌上一定摆好了刚出锅的腊肉熏鸡。辛苦了一年的父母，终

于松弛下来，坐在饭桌前，端起酒杯互敬，所有的辛劳，都在充满爱意的祝福声中消解。我们兄弟俩簇拥在父母身边，一边吃肉，一边期待着压岁红包。那日子，温馨。

日子渐渐好起来，年夜饭多了鸡鸭鱼肉，只是更辛苦了母亲。为了一顿年夜饭，母亲两三天前就要忙起，红烧肉、酸菜鸭、凉拌鸡、豆瓣鱼……我们心疼母亲太累，母亲却抚着细细的皱纹笑眯眯地说，累不是个事，年夜饭就是要红红火火，让一家人开开心心团个年，来年生活更有底气，日子更有奔头。

父母白发上头，腿脚已没有过去利索，但做年夜饭的干劲不减。我和弟毕业后娶妻生子，都留在外地工作。但我们知道，一年再忙，年三十拖家带口赶回去吃年夜饭是母亲最期待的。母亲还专门学习了做粉蒸肉，用自磨的粗米和自制的豆瓣酱，做几个儿孙最馋的蒸菜。吃一次年夜饭，会增添更多的情趣与温暖。

日子越来越好，好到我们不忍母亲再为一顿

了图个吉利，除夕夜就会把刀具收拾起来。至于扫帚，更是不能使用，说是扫地会扫走财运，那可是过年的大忌。

燃一堆篝火，唠家长里短，洗一载风尘。伴着熊熊篝火，我们一边放飞自制的孔明灯，一边把一截截青竹投进篝火中。在如墨的大年夜，一只只孔明灯点亮了一个个新年愿望，也点亮了故乡的天空。竹子在火中扭动着，“爆竹声”此起彼伏，一家人就这么相依相守，直到山村在浓浓的烟火味中入睡。

每年正月初一，我们都是从父亲的“开门炮”声中醒来的。与其说是“炮”，还不如说是雷管。父亲是一名养路工人，每年回乡，他都会带上几发雷管、一截引线，然后将其制成“开门炮”。父亲说，放“开门炮”是吉利的象征，意味着新的一年开门就迎来满堂红。告别温暖的被窝，我们忙着穿新衣，拜新年，自然也会得到几毛崭新的拜年钱，那可是一年中最开心的时候。

一夜之间，温暖的风开始光顾故乡，仿佛要吹开季节的褶皱。久违的阳光使劲穿过云层，为山村送来了冬日暖阳。田里的油菜花开了，就像在大地铺开了金黄的油彩。沉睡了一冬的柳树，拼命挤出一颗颗新芽，把春色写上枝头。

“一鸡、二犬、三猪、四羊……”正月初一大早，外婆一边念叨，一边给家里的那群鸡崽端去一碗金灿灿的玉米籽。在外婆的字典里，年是有生命的，从正月初一到初十，每天都有一种动物或植物过年，每天都有不同的寓意。但归根结底，就是人们在心里祝愿新年六畜兴旺、无病无灾。从正月初二开始，乡民们自发组建的狮子灯、龙灯、马灯、牛灯队便开始轮番登门拜年。喧天的锣鼓，仿佛是要让沉睡的山乡尽快醒来。

“正月十五把年过，寻些活路把人磨。”就在孩子们还舍不得脱下新衣服，继续沉浸在年的氛围中时，乡民们已经翻开了农忙的序章，开始了年复一年的备耕。

不老的年夜饭透出的家的味道，不老的歌谣讲述的是不同的故事。在岁月的轮回中，当年的衣食之忧已经成为了过去，成为了回忆的符号。

又快过年了，当天空绽放五彩烟花的时候，我又想起了在篝火中“燃放爆竹”的情景，想起了外婆、父母为我们营造的特有年味。

都贴满了大大小小的春联。每年父亲都会故意把门楣正中央的福字倒贴，说寓意我们家“福到了！”

由于父亲贴的春联特别牢，旧春联经历一年风吹雨打，通红喜庆的红纸早已褪色的面目全非，但依稀还能看到一层层牢牢黏在门楣上往年春联痕迹，好像记录着一年年逝去的光阴。时光荏苒，岁月如歌，以前贴春联，父亲很轻松就能完成，可如今他搬着凳子爬上爬下，不一会儿就已是气喘吁吁。不知不觉间，父亲头发白了，眼睛花了，岁月的痕迹悄悄爬上他的额头，压弯了他的腰。

记忆里，年味就是父亲手写春联时飘出的墨香味，母亲赶年集买来的新衣服和欢欢喜喜的年夜饭。然而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物质生活极大丰富起来，当过年我们不再贪吃一顿好饭，贪恋一身新衣服时，年味就慢慢变淡了，可大红春联为新年营造的喜庆氛围却始终未变。

年夜饭奔忙，于是我和弟商量，到饭店定制年夜饭。那一年的春节，母亲终于清闲下来，但面对更丰盛的年夜饭，母亲却并不开心，看见桌上剩下的菜肴，母亲甚至皱起了眉头。后来父亲和我们沟通，说母亲不仅仅是怕浪费，更主要是不在家里吃，母亲没有了用武之地不说，还缺少了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氛围。

就从这一年起，我和弟商量，再远再忙，每年的年夜饭我们不能缺场。年夜饭，是一种吃在嘴里甜在心头的亲情；年夜饭，是父母养育儿女和儿女孝敬父母的最亲表达；年夜饭，是犒劳一年付出和展望美好明天的交待和起点；年夜饭，就是无数个家庭团圆和睦、幸福美满的象征。

转眼又到年关，母亲又打来“召唤”的电话，还不无自得地说，她向老朋友们学了几个新菜，准备在年三十显露一番，这叫老有所学，老有所乐，与时俱进，合家欢乐。

是的，亲情年夜饭，吃出的是团圆、幸福、满满的滋味。

## 过年了，回乡

◎邢健健

—  
高铁，似时光射出的火箭  
满载着一厢诗意  
承载着万千思念  
回乡

新年的钟声悠扬回荡  
烟花绽放，夜空中的华章  
万家灯火，共抒欢乐的梦想  
那红红火火的春联  
是远飞的雁儿带去的问候  
执笔泼墨，挥写苍苍  
屋梁上飘来了腊味香  
临风而曳，岁岁长长  
爆竹一声除旧岁  
团圆饭后，欢声飞翔

二

黏土捏造财神  
笑咪咪，而鹿添满吉祥  
小桌上来与桂圆  
摆着盈盈笑语，恭候年的芬芳  
灶君啊，你尘埃满脸  
春节前夕终于换了新装  
百褶的饺子悄悄入口  
人团圆，便事事吉祥

三

走亲串友的脚步  
匆匆沾满温情的鞋底  
言笑晏晏，饶有风情  
随口一句“过年好”，道出了一年的情长  
家家户户，红灯笼迎风摇曳  
珍藏的年味洋溢在幸福的脸庞  
乡风古韵的生活  
春风里，有诗韵般的光芒  
新年送福，民俗随份  
素手翻书，今夜未央

团圆，不只是一份期盼

听，谁在故土门前，抚摸着年轮的沉淀  
看，谁在重楼深处，敲击着晨钟的遥响  
母亲手中捧着满满的团圆  
那饺子里嵌的，是小小的心愿，无言却又千言

蓦然回首间，山峦和晴雪交替  
高铁速度，惊醒了屋檐的炊烟  
笙歌绕乡处，路隐烟花中  
夕阳下的老槐树，荡漾起枝头的春风

2024，我来了

一瞬间，时间的长河  
带着未知的光芒，在我面前铺展开来  
我穿梭于往昔和将来之间  
将希望折成一只只纸鹤，缓缓放飞

“2024，我来了！”

未来如斑斓烟火，已提前绽放  
琴弦绷紧了新年的期许  
每个音符里都蕴含冒险的悸动

我翻开新的章节，一篇新篇幅  
勇敢是我唯一的盔甲  
我将带着梦想在这坚固的躯壳中跌宕  
直面满荡的风浪与海域的无边疆变

我轻触眼角的皱纹，感受它的智慧与深邃  
昨日的我，或许轻狂，或许迷失  
但今日的我，2024的我  
已把脚印铺展成通往明天的桥梁